

整理书架，翻到一本旧书，王虎写的。名为《幻影魔术室的灯光》，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年2月出版。

我在长春生活过十八年，有十六年和王虎在一起，他是我那些年最好的朋友。这一点，我和他都不否认。我是东北师大1993级的，他是1994级，不在一个系，却因为办文学社走到一起。我们坐在动植物园的假山上，对着春天的傍晚发呆，谁也不说话，静默了有半个小时；我们骑车去净月潭，躺在梨树下聊天，后来我们睡着了，醒来时，身上落了一层梨花。返回的路上，忽遇瓢泼大雨，混身浇透；我们在吉林大学附近跟几个自称高中生的女孩子聊天，分手时才知道被人家骗了——她们是吉大的学生；每到冬天，王虎都穿着那件又厚又蠢的军大衣，袖着手走来走去，一脸肃穆；我俩一起逛书店。谈最近读到的新书；每次吃饭，都是他请我，谁让他手头比我宽裕呢。他当时的女友，后来的妻子小路说，你俩同性恋啊……

他毕业后第一个工作是我给介绍的。后来我俩从不同的报社跳槽到同一个报社，做了两年多同事。他混得比我好，先当主任，又做高层，我却跳槽到他原来的单位。

那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时代，年轻人有那么多选择。倏忽间，我在写字的路上越走越远，无法回头。他痴迷于自己的工作，天天谈经营，直到拿到这本《幻影魔术室的灯光》，我读到了疼痛、虚弱，乃至绝望，他不断提到童年、死亡、伤痕、撕裂。一篇篇读完，



算来，大双到新西兰定居已经有20余年了，我时常想起他。

在手机没有普及的年代，我打给骚人墨客大双的电话，总是在响了一声后便被迅速接起，仿佛他一天24小时就蹲在电话机旁等电话。最特别的是，大双总是抓起电话不等我开口便风生水起地说：“我是大双！”有点象总机的口吻。

端午节前夕，大双给我打电话，让我下楼，他要送我一件礼物。这也太直接了。下得楼下，只见大双背着一个军挎，拎着一个大塑料袋，推着永久自行车，从塑料袋中取出一盒粽子送给我，然后骑上自行车离去。我转身上楼，刚到二楼，大双又在楼下喊我，我复下楼。大双说粽子“拿错了”，随即从塑料袋中拿出另一盒粽子，换回我手上的这盒。我看这两盒粽子并没有什么区别。但大双如释重负。

上次在协会开会，我看到大双提一个皱巴巴的纸袋装稿子、报纸、杂志，深表同情，说下回我给你一个像样点的包。第二次见面时，我送大双一个黑色公文包。大双接过去，立即将破纸袋彻底撕破，把纸袋里的“内容”都装进黑色公文包里，然后将公文包提在手上，来回踱步，又将公文包夹在腋下，继续踱方步，认真地问我：“我像不像干部？”我说：

## 真实的老友

王国华

我被其文字制造的氛围掩埋了，阴霾重重，暗流涌动，迫切地想站到太阳底下透透气。他挥舞着一把把文字，撒豆成兵，翻手为云，制造出一波一波情绪浪涛。敲那些字的时候，他在战栗吗？

我离开长春前两天，他领着我逛超市，给我买了一大堆东西，告诉我，这个应该送给什么样的人，那个应该送给什么样的人，他知道我笨，甚至一句句教我对什么人该说什么话。

我到深圳后，他来过三四次，都是谈生意。其中一次，我们共同的好友徐峰从中山赶来。饭后，三人仿佛回到了大学时代，决定一起去中山。徐峰带我们逛了中山郊区一个古旧的村落。空荡荡的小街上，没几个行人。有的房子已然衰败，墙垣坍塌了一半。房主大多是华侨，偶尔会回来凭吊流逝的童年，所以房子不能拆，只能自生自灭，让岁月湮没一切。

村子的一角有一口井，三人坐在井边闲聊。

香蕉树，棕榈树，叫不出名字的野花，玉米地，浅蓝的天空。辽阔的风。二十多年前东北的场景，二十多年后搬到中山了。

我和徐峰劝王虎在这边买房，趁着中山还没限购。这是朋友之间必须说的庸俗话。好在他没买，否则如今也入坑了。

后来这些年，我开始写以深圳为支点的“街巷志”系列作品，每一本他都买，然后写下自己的感受。他还在默默地关注我。

我也一直在默默关注他。犹记十四五年前，他离开年薪30万的岗位，电话里对我讲，早晨睁开眼，起床后很惶惑，未来怎样，心里没底。好在，自己创业两个月就挣到了以前全年的收入，这才踏实下来。

他后来还做过各种各样的尝试。我看到的不仅是王虎一个身影，而是时代大潮的起起伏伏。他设立了一个公众号，以“王二小”之名，和自己的家乡集安市密切连接，组织老乡会，搞各种活动，帮家乡带货。

再翻这本书，想，他在高光时刻的疼痛、虚弱，乃至绝望，是年轻所致，还是不适周围环境的应激反应？而在波诡云谲的当下，他反而显得举重若轻，气定神闲了。也许是年龄到了，也许是经历了太多事情后，他从天空落到了地面，和地

面紧紧拥抱在一起。

写到这里，我忽然想，现在这个王虎是真实的王虎吗？我知道这样想很蠢，因为我自己确认，每一步都是真实的自己。王虎凭什么不是？

我和王虎都是七零后，从年轻一直看着五零后六零后表演，感觉自己上场还没几天，在别人眼中就该退场了。我们能不真实吗？我们不但真实，还要开心，必须开心。



王国华，中国作协会员，深圳市作协副主席。“城愁”散文的倡导者和书写者。曾获冰心散文奖、广东省有为文学奖散文金奖、《芒种》双年散文奖等。作品散见于《山花》《作家》《清明》《散文》等。已出版《街巷志：一朵云来》《掌上花园》等二十余部作品。现居深圳。

## 不落俗套的老友

石维明

“像！不折不扣的干部！”大双愁眉苦脸：“像就不好。最好不像！”我晓得拍到马腿上了，忙更正：“不像不像，你大名鼎鼎，咋会像干部呢！”大双这才松了口气：“那就用这个包。”

分手的时候，发生了一个小插曲：大双要喊一辆火三轮送我。我说没有必要，方向不一样，而且都骑了自行车。大双道：“自行车挂在火三轮上，一边走一边吹，先把你送到家，再把我送到家。”随即招来一辆火三轮，让师傅搬自行车。我挡住师傅，坚持要骑自行车，大双发火了，当着师傅和路人的面，对我道：“你这个宝器，有火三轮车不坐，偏要骑车！又不要你给钱……”转身给师傅发了一只烟，深表歉意：“没办法，我这个宝器朋友有怪癖……”

大双的常用交通工具是自行车，他从来都是上死车，且从来不锁自行车。他那辆28圈加重“永久”，如今在成都即使没有绝迹，恐怕也看不到几辆。据他说这件“古董”已经陪伴他20多年，比他老婆陪伴的时间还长。一次，我和大双骑自行车外出，在街头他发现车胎没气了，在修车摊停下，修车匠给他加完气，手拿打气筒，不动声色看他。大双猛然记起要给钱，于是衣兜、裤兜一阵乱摸。巧得很，没带钱。大双脸红脖子粗，不说

话，弯腰拔出车胎的气门芯，将气放掉，然后推着车，走了……

我俩在某书房参加诗歌朗诵会，气氛热烈，发烧友争先恐后。大双心神不定，两只眼睛乱转，时不时摸出圆珠笔在手上写字，两个小时下来，他左手的手心、手背密密麻麻一片。我问他写的啥子，他边给我看手边唠叨：“刚才想起晚上要给何首乌回一个重要电话；牛头马面约我的稿子明天得交了；小南说的那个笑话很有味道，要记下来，找机会写进小说，约等于30元人民币；娃儿他妈今天又要回来吃饭，一会儿回去的路上割一斤五花肉；游兄欠我的一顿酒要抓紧催，他这家伙能拖就拖；刚才读诗的那个小姐身材还将就……”

尽管大双常写些黑色幽默让人回味或捧腹，但他本人几乎从来不笑。我在电话中“捧杀”他：“有些幽默文章，作者努力遣词造句，想把大家搞笑，我没得反应；你的文章黑色幽默啊，写来不动声色，我暗暗发笑。”大双在电话那端干笑两声：“彼此彼此。一丘之貉。”

终于有一天，大双用手机给我打电话了，这是划时代的。他在火锅酒楼设宴款待贵阳朋友，约我过去。我赶到，看不到他的影子，打手机，不通。在酒楼上下寻找。酒楼小姐一

步不离地跟着我，神情严肃，充满警惕。从一楼找到三楼时，终于看到了大双和他的朋友。我松了口气。小姐也松了口气。大双不耐烦地瞪着我，道：“一直不现身？架子要摆够嗦！”我狠狠地说，“找不到你。”大双也狠狠地说：“咋不给我打手机！”摸出手机，“喔，不怪我哈，它自动关机！”

现在，我给大双打手机，一般是这样开头：“喂，你在干嘛？”一副打探隐私的口气。大双的反应总是不落俗套，“我在客厅的真皮沙发上”“我在市政厅男厕所的左起第一格”……

果然不落俗套。



石维明，历任《路魂》杂志副主编，《中铁科技报》总编辑。获第一届、第二届四川日报文学奖（川观文学奖）、四川五一文学艺术奖等30余项文学奖，出版文学作品集6部。在报纸、杂志发表散文、小说190余万字。现居成都。